

# 量词“枚”与指人名词搭配成因及表达效果

那 洪 雷

---

松 山 大 学  
言語文化研究 第37卷第2号 (抜刷)  
2018年3月

Matsuyama University  
Studies in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Vol. 37 No. 2 March 2018

# 量词“枚”与指人名词搭配成因及表达效果

那 洪 雷

**提要** 近年来，网络、媒体语言中出现了“一枚帅哥、正太一枚”等量词“枚”与指人名词搭配的语言现象。古代、近代汉语中也有相近或相似的用法，这种看似一样的现象实际大有不同。古代、近代汉语中“枚”在隐喻机制的作用下，可以称量指人名词；而现代汉语中则是由于被称量的指人名词已经标签化，量词“枚”与其搭配时具有强烈的主观评价义，凸显了指人名词的语义特征，符合了年轻人个性化、贴标签的心理特点，同时由于网络平台的存在，迅速泛化，成为“个”、“名”、“位”之外，另一个在网络、媒体语言中可与指人名词搭配的量词。

**关键词** 枚；指人名词；隐喻；标签化；主观评价义

## 一 引 言

先来看一组例句：

(1) 小公举是枚奇男子！周杰伦玩游戏竟上央视新闻（凤凰网娱乐 2016 年 2 月 26 日）

(2) 今日（7 月 25 日）李易峰在微博晒出一张爸爸年轻时的照片，李易峰爸爸身穿白衬衫，目光略带懵懂，活脱脱一枚小鲜肉。（新华网四川频道 2016 年 7 月 25 日）

(3) “我可是把这当做职业来做的。”还是生手一枚的小红目前最迫切的想法是找个人练练手。（人民网浙江频道 2016 年 7 月 30 日）

例句中，量词“枚”搭配的对象分别是“男子、小鲜肉、生手”，这些词都是表示人称的名词。而“枚”在《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2017 年第七版，

以下简称《现汉》)<sup>i</sup>中解释为“量词，跟‘个’相近，多用于形体小的东西（三枚奖章 / 不胜枚举）”；在《现代汉语规范词典》（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4年第三版，以下简称《规范》）<sup>ii</sup>中解释为“量词，多用于较小的片状物或某些武器（一枚铜钱 / 两枚手榴弹）”。显然，作为量词的“枚”并不能与指人名词搭配使用。

关于量词“枚”的搭配问题，前人进行了以下研究：游汝杰（1985）<sup>iii</sup>、陈绂（2002）<sup>iv</sup>、叶桂柳、刘炎飞（2008）<sup>v</sup>、李建平、张显成（2009）<sup>vi</sup>、王晓蕾（2010）<sup>vii</sup>、耿冬妮（2013）<sup>viii</sup>等大都从历时与共时的角度分析了“枚”的演变过程及主要用法，与量词“个”进行了辨析，但并没涉及本文所要谈的这种语言现象。张万起（1998）<sup>ix</sup>、张义（2008）<sup>x</sup>指出“枚”与指人名词搭配的现象在古近代汉语中即有体现，但并未被广泛应用。曾住（2010）<sup>xi</sup>、田甜（2012）<sup>xii</sup>、高佳（2012）<sup>xiii</sup>认为“枚”的泛化主要是由于网络平台的产生，心理上满足人们追新求异的需求，而历史因素也为其泛化提供了潜在因素。吴文婷（2012）<sup>xiv</sup>从现有调查语料来看，量词“枚”用来修饰人和抽象名词的用法还仅限于各大网络、论坛和书面媒体中，口语中还鲜见这一用法。卢鑫莹（2012）<sup>xv</sup>认为量词“枚”修饰指人名词的现象符合理想认知模式 ICM 理论，是言者和听者共享脑中的 ICM 的信息共享造成的结果。

本文首先从共时角度对当前量词“枚”与指人名词搭配现象进行描写，比较量词“枚”和其他可与指人名词搭配的量词“个”“名”“位”。然后从历时角度分析“枚”与指人名词搭配的动因及演化路径，指出古近代汉语与现代汉语量词“枚”与指人名词搭配的同异。最后对现代汉语量词“枚”可共现的指人名词进行分类归纳，分析其不同的语义特征，找出现代汉语中量词“枚”可与指人名词搭配的原因。

本文例句均引自 CCL 语料库、BCC 语料库、语料库在线及人民网，全部例句标明出处。

## 二 现代汉语中量词与指人名词搭配的情况

本节主要从共时角度比较量词“枚”和“个”“名”“位”在与指人名词搭配时的异同。

### 2.1 量词“枚”与指人名词搭配

量词“枚”与这些指人名词搭配的位置一般有两种，其一，“数词+枚”前置，即“数词+枚+指人名词”（下文简称A形式）；其二，“数词+枚”后置，即“指人名词+数词+枚”（下文简称B形式），例如：

（4）传说俘虏了一枚双子，就等于拥有了整个十二星座。（《传说俘虏了一枚双子，就等于拥有了整个十二星座》微头条 2016年5月24日）

（5）黄磊老师年轻时候也是小鲜肉一枚，不过谁没有点黑历史呢，感受一下他在《吕布与貂蝉》里的造型……（《老九门陈伟霆的假发算什么 这些男星的发型才真的辣眼睛！》人民网 2016年8月4日）

有时也可以“数词+枚+形容词+指人名词”或“形容词+指人名词+数词+枚”形式出现”，例如：

（6）终于有一款耳机可以让人“安全地”做一枚安静的美男子或美女了。（《亚马逊“部分消音”耳机》网易数码频道 2016年8月1日）

（7）虽然这部剧 2013 年就已经杀青，但让年纪 40 的她扮演 15 岁的少女，只能说导演对她真的很有信心呀。除了下眼睑有些不平的褶皱，整体看上去依旧是粉嫩少女一枚。（《林心如的秀丽江山美如画 冻龄女神戏里戏外皆大婚》人民网 2016年8月3日）

但这两种形式的表达效果也略有不同。从语法角度来看，储泽祥（2001）<sup>xvi</sup>认为 A 形式是“常规语序，是交际双方司空见惯、习以为常的”，说话者安排 B 形式“这种反常规的语序”，就是为了使 B 形式“成为注意的焦点，暗示听话人要抓住这个焦点所突出的信息”。例如：

（8）韩艺瑟仅凭干净的妆容就“诞生”成一枚美女，难以相信。（《像大韩女

神般肤白貌美 极细眼线 + 显白唇膏推荐》人民网 2015 年 3 月 16 日)

(9) 美女一枚求带走，家里催得急。( 姑苏网)

“一枚美女”是定中结构，在句中多做表语或宾语，一般不能做主语。“美女一枚”则是数量后置的定中结构，在句中多为话题。同时，“枚”与指人名词搭配时，会凸显指人名词的身份属性，这点将会在后文 4.2 讨论。

从语义和语用角度来看，A 形式语义表称量，单独使用不自立，多对上下文有依赖；B 形式表陈述，可以独立成句，主要用在谓语位置，主观性更强，具有判定和评价性质。陈夏瑾（2015）认为“‘名·数·量’结构带有比较强烈的感情色彩，感叹意味比较浓，表示说话人对所指对象的判断、评价和主观态度。这种判断和评价可以是正面的，表示赞同或褒扬，也可以是负面的，表示对象的不足。”<sup>xvii</sup> 例如：

(10) 整过容的张檬又变脸了，好好的一枚美女彻底没了！（未来网社会频道 2016 年 8 月 3 日）

(11) 行走的表情包傅园慧成实力网红，安静时也是美女一枚。（福州新闻网 2016 年 8 月 9 日）

例（10）如果换成删掉“彻底没了”或“好好的”句子都不成立；例（11）去掉“安静时也是”并不影响整个句子语义，具有强烈的主观评价义。储泽祥（2001）认为“当数词空位闭合，即仅限于“一”时，“名+数+量”结构凸显言者对名词所指的某种评价，当数词空位开放，即数词不限于“一”时，整个结构表数量义”，即美女本身虽然没有修饰词语，但其本身蕴含了言者（speakers）对某一对象的正面评价。再例如：

(12) 通过短短几天的试驾，我深深地被发现所吸引，可惜的是我仅仅是一枚屌丝，所以也就只能将其作为我的奋斗目标了！（《真男人的坐骑 路虎第四代发现试车报告》新华网新华汽车 2012 年 8 月 15 日）

(13) 根据东莞一家本地网站的调查数据，有 80.87% 的网友自认为是“典型屌丝一枚”，仅有 19.13% 的网友表示“已摆脱屌丝行列”，其中大部分网友甚至惊呼“中枪中成筛子了”。（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 2014 年 11 月 5 日）

例(12)是明显的称量义,例(13)则表现出明显的主观评价义,网友们认为自身具备[+穷][+矮][+挫]等负面语义特征。陈再阳(2015)<sup>xviii</sup>同样认为“名词+一量”格式中名词具有[+人]语义特征时同样表示对人的评价,其作用是凸显语义。

有时也会出现“指示代词+枚+指人名词”的形式,例如:

(14)看客们普遍为余文乐感到“惋惜”,认为这位有颜、有身材、有事业的男人,怎么会栽在阮小仪这枚大龄未婚女青年身上呢?(《46岁依然单身的阮小仪,其实也有很多闪光点》人民网陕西频道2016年8月4日)

从后文附录的指人名词中,可以看出,大部分都来源于网络,属于新词语,但也有部分属于生活常用的指人名词,比如“老师、学长、老公、民工”等。当这些词语和量词“枚”搭配时,因为言者(speakers)往往带有自嘲或称赞的语气,即对自身一种正面或负面的主观评价,因此一般只会以B形式出现。比如:

(15)大学老师一枚,上学期期末批改卷纸的时候发现一奇葩卷纸,第一页只写了几行字“老师,我不会,后面不用看了,啥也没写。”当我翻到第二页的时候,老子受惊了,还有一行字:“老师,你不相信我是吧!”(《大学老师一枚,上学期期末批改卷纸的时候发现一奇葩》短文学网2015年6月3日)

(16)收到帅哥学长一枚。(《校草的专属萝莉》小说阅读网2016年8月18日)

从上文可以得知,现代汉语中量词“枚”与指人名词搭配的现象较多,且多见于网络和娱乐媒体中,被量词“枚”所修饰的指人名词大多属于认知类指人名词<sup>1)</sup>,已失去[+形体小][+力量弱]的语义特征。而词典中的释义“形体小、较小的片状物或武器”更不能对这种指人现象进行解释。

通过检索<sup>2)</sup>,最早的量词“枚”称量指人名词的语料在2007年出现,AB两

1) 安志伟(2010)现代汉语指人名词分成三类:亲属类;社会类,认知类。认知类的含义是从人的认识方面指称人的,以人们认知事物的特点或方式为根据,表达了人对自身及他人的认知评价。本文的语料从内容上包括三类,但从语用角度分析,则都属于认知类指人名词。

2) 通过对CCL、BCC、语料库在线和人民网的检索,CCL和语料库在线并未发现量词“枚”+指人名词的语料,BCC(检索了10000条语料)和人民网则有大量的相关语料。

种形式同时存在，例如：

(17) 在CY上发现一枚小美女~~~很可爱哟。(天涯社区2007年11月19日)

(18) 我是优质大美女一枚。(百度贴吧胡歌吧2007年10月28日)  
之后可与量词“枚”搭配的指人名词迅速被类推泛化，详见附录。

## 2.2 量词“个”“名”“位”与指人名词搭配

从语法角度来看，量词“个”、“名”、“位”都可以2.1中的A、B两种形式出现，也可与指人名词搭配。从语用角度来看，量词“个”在《现汉》中释义为可以与没有专用量词的名词（有些名词除了专用量词之外也能用“个”）搭配，在《规范》中释义为用于单独的人或物以及没有专用量词的事物，也可用于一些有专用量词的事物<sup>3)</sup>（两个人）；量词“名”在《现汉》中释义仅为用于人，在《规范》和《现代汉语八百词增订本》中释义为用于具有某种身份的人（五十多名工人/教员三十名）；量词“位”在《现汉》中释义为用于人（含敬意）（几位客人）。可以看出，这三个量词从语义角度来说，“个”是泛化量词，几乎所有的指人名词都可与其搭配使用，因此是没有标记的；而和量词“名”“位”搭配的指人名词基本都是有限制条件的，因此都是有标记的。

## 2.3 与指人名词搭配时，量词“枚”与“个”“名”“位”的差异

从2.1和2.2中可以看出，从语法角度，量词“枚”、“个”、“名”、“位”在与指人名词搭配时没有差别。从语用角度，以附录中可与量词“枚”搭配的名词为参照，与“枚”、“个”、“名”、“位”搭配的指人名词各有不同。

### 2.3.1 量词“枚”与“个”的差异

“个”是泛化量词，几乎所有指人名词都可与其搭配使用，可与量词“枚”搭配的指人名词，均可与“个”搭配。如下图所示：

3)《现代汉语八百词增订本》认为量词“个”通用于个体量词。用于没有专用量词的事物。也可用于某些有专用量词的事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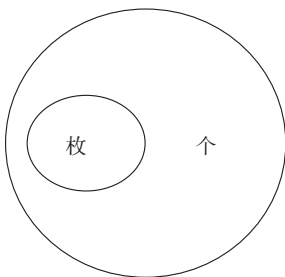


图 1

例如：

(19) 第二，当事人也许还没老师的证书，但她是幼教专业毕业，是准老师一枚，这一点我们不该忽略吧，那为什么专业的幼教出身，却学不到对孩子的爱呢？（《浙江遭幼师虐待儿童常做噩梦 影响或伴随终生》人民网法制频道 2012 年 10 月 28 日）

这条语料是检索过程中唯一一条正式度较高的书面语语料，“老师一枚”这里换成“老师一个”是可以替换的，而且从整体的语料检索来看，“老师一个”更符合其语境和语体风格。

但“个”和“枚”的搭配形式略有不同，A 形式下，“枚”与“个”可以替换使用；B 形式下，则多用“枚”，较少用“个”，试比较：

(20) 在即将播出的番外篇中，面对“中国的女艺人比较喜欢哪一位”的提问时，耿直的他丝毫没有躲闪，直接说出了自己心中的“最爱”，表示“范冰冰，没有化妆的时候很漂亮”，看来范爷的魅力又成功“俘获”了一枚小鲜肉。（《范冰冰素颜获赞“她不化妆时很漂亮”》人民网娱乐频道 2016 年 7 月 21 日）

(21) 心疼他的粉丝喊话：“就不能换两个小鲜肉来吗！我看李易峰、马天宇就不错，这阵容比原先那个还好呢，不能让大师兄白忙活啊。”（《一个都不留 央视春晚大餐“小鲜肉”下桌了》人民网公益要闻 2015 年 2 月 15 日）

例句中的“个”和“枚”替换后并不影响整个句子的表达，再比较：

(22) 然而，近日妻子哈文晒出李咏 24 年前的毕业证书，却让网友大呼：



“咏哥也曾经是小鲜肉一枚呢！”（《辽宁卫视名嘴“说口”来袭 李咏曾当“小鲜肉”》人民网传媒频道 2015年4月28日）

（23）唐嫣和李易峰、钟汉良、霍建华等等港台内地各种小鲜肉一个不落的谈了一遍“恋爱”，唐嫣也是够了！（《朴信惠刘亦菲大PK 波浪卷发谁最美》人民网时尚频道 2015年6月30日）

例句（19）中“小鲜肉一枚”如替换成“小鲜肉一个”，“小鲜肉”的人物特征就会有所损耗，不如“枚”的表达效果。例句（20）中“小鲜肉一个”并不是“指人名词+数词+个”的形式，“一个”应和后面的“不落”形成“X不落”的结构形式。同样，在语料库的检索过程中，“指人名词+数词+枚”出现的频率要远远超过“指人名词+数词+个”。

### 2.3.2 量词“枚”与“名”的差异

可与“枚”搭配的指人名词，与“名”有部分重合，如下图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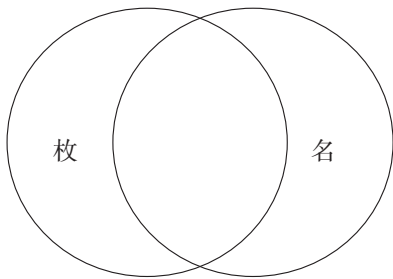


图 2

可与量词“名”搭配的指人名词大多具有一定职业身份，因此在生活中一般可以说“一名教授”，但一般不能说“一名小孩儿”。从附录所收集到的指人名词来看，部分代表职业身份的指人名词也可以被“枚”搭配，例如：

（24）本人精神科医生一枚，趣事特别多，讲一件吧，有一个病人刚来两天还不适应，闹着要出院，医生各种解释，不理解。（糗事百科）

但官职类、职称类等，正式性、政治性语体色彩的指人名词大多只能与“名”

搭配使用，很少与“枚”搭配出现。在语料的检索过程中，也尚未发现“省长、人大代表、秘书长、社科院院士”等类似语料。值得注意的是，官职较低，比较贴近百姓生活的官职指人名词，例如“民警、书记员、村支书”等却可以与“枚”搭配。例如：

(25) 小民警一枚，自述自说。(铁血网铁血军事之《警察故事》2013年9月24日)

因此，既可与“枚”搭配，也可与“名”搭配的指人名词是大部分具有身份的指人名词，但身份较高、正式性较强的指人名词只能和“名”搭配，反之，非身份类指人名词则大多可以和“枚”搭配。

和“个”相似，A形式下，“枚”与“名”可以替换使用；B形式下，则多用“枚”，较少用“名”，例如：

(26) 我先回忆下之前和某人的谈话，具体的意思是：鄙人在一次公司组织的培训拓展活动中一天之内3次将宾馆房间的抽水马桶堵住，所以这个无意间被传播的信息飘飘然入某人耳朵中，结果他妄自菲薄地给我下定义：我是一枚杀手，一枚马桶杀手，而且专杀高档马桶(《我是一枚杀手》情操)

(27) 国际在线专稿：据菲律宾《马尼拉公报》2月6日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周日在接受福克斯电视台的采访时被问到对普京是“一名杀手”怎么看时说，美国也有很多“杀手”，在这个问题上，美国并不清白。(《美电视主播称普京是“杀手”特朗普回应：美国也不清白》人民网国际在线 2017年2月6日)

(28) 女主是真正名门闺秀，男主是沉默寡言的忠犬、杀手一枚；名门闺秀家破人亡后，万丈深渊下，捡到一只杀手。(《名门闺秀与杀手》伊人睽睽)

例句(26)“一枚杀手”可以换成“一名杀手”，但是表达效果会与原句有所差别；例句(27)是新闻语体，比较正式，“一名杀手”一般不可换为“一枚杀手”；例句(28)是来自网络新媒体小说，作者在写作时为达到时尚潮流的写作效果而刻意使用“杀手一枚”和“一只杀手”这样的特殊表达形式，如换成“一名杀手”，表达效果会有所损耗。而在检索过程中，“杀手一名”并未检索到。

### 2.3.3 量词“枚”与“位”的差异

可与“枚”搭配的指人名词，与“位”也有部分重合，但是比例非常小，如下图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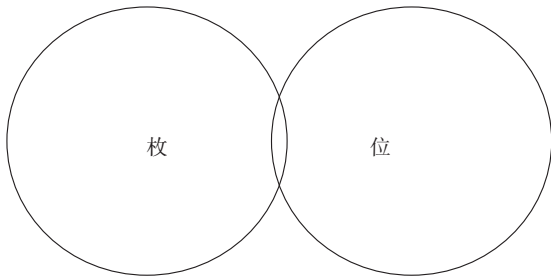


图3

与“位”搭配的指人名词在语境中一般都对被指称者含有敬意，多在正式、书面语体中出现，而“枚”则多出现在娱乐网络媒体、口语语体中，因此可同时与二者搭配的指人名词较少。同时，因为与“位”搭配的指人名词，多以A形式出现，而与“枚”搭配的指人名词，B形式较多，也导致可同时与二者搭配的指人名词数量较少。例如：

(29) 2017年3月1日，张某通过当地交通运输局组织的《网络预约出租汽车驾驶员证》考试，注册成为网约车司机，并使用网络平台接到了一位乘客，后在路上行驶时撞上行人赖某，造成其九级伤残。（《擅自将私家车注册为网约车商业第三者险可以免责》人民网法制频道 2017年10月21日）

(30) 一枚乘客：团购的套餐很实惠～～在美罗城看完话剧感觉这家不错就进来了～我跟朋友两个人又单点了两个兵丘就吃得很饱了～推荐墨鱼面～回味无穷，不比我在威尼斯吃到的意大利墨鱼面差啊！下次再去吃！（大众点评上海美食 2015年12月21日）

(31) 活捉不文明乘客一枚，好久没见过这么没素质的人了，这厮因为上车时候没有单独的雙人靠窗坐，便和司机矫情说没有座位，后来坐到了我旁边，一

路开始吃瓜子，图二为证，不时被风吹的瓜子皮飘到我鞋上还有腿上，见我往下垂他的瓜子皮还不说声对不起，见前面有人下车于是坐到前面，右2黑衣服者。（微博2017年9月22日）

例句（29）是正式的书面语文体，因此这里使用“一位乘客”，使用“一枚乘客”就显得不够正式，不符合语体规范；例句（30）是来自网络终端的用户点评，多表述言者的主观态度，因此选用“一个乘客”或“一枚乘客”均可，使用“一枚乘客”可以体现言者的个人语言风格，心里追求时尚潮流的意愿；例句（31）来自近似于口语体的微博，“枚”和指人名词搭配以B形式出现，在语料检索过程中并未发现“乘客一位”的A形式。

综上所述，量词“枚”搭配指人名词主要有A和B两种形式，这与“个”“名”“位”形式上基本一致，其中量词“名”“位”与指人名词搭配时B形式较少。同时，四个量词的搭配对象指人名词范围并不一致，凡是可与量词“枚”搭配的指人名词均可替换成量词“个”；地位较低，比较贴近群众生活的指人名词可以与量词“枚”进行搭配；地位较高，比较正式的指人名词则大多只能与量词“名”进行搭配；书面语体中，指人名词多与量词“位”搭配，口语语体中指人名词则多与量词“枚”搭配。从附录中也可以看出，与“枚”搭配的指人名词多是来自网络用语，流行语和已进入生活口语中的部分指人名词。因此通过对语料的检索和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量词“枚”与指人名词的搭配情况主要不受指人名词的类别影响，而是受到语体差异的影响，量词“枚”多出现于口语、网络社交平台、娱乐媒体，比较正式的书面语体则依旧多选择使用传统量词“个”“名”和“位”。

### 三 古近代汉语、近代汉语、现代汉语量词“枚”与指人名词搭配的差异

本节主要从历时角度，描写汉语量词“枚”与指人名词搭配的演化路径，同时比较古代、近代汉语和现代汉语中的“枚”与指人名词搭配情况的异同。

### 3.1 古代、近代汉语量词“枚”与指人名词搭配的演化路径

《说文解字·卷六·木部》中的释义为榦也。可爲杖。从木从支。《詩》曰：“施于條枚。”可见，“枚”的本义是树干，名词，西周即已出现。例如：

(32) 遵彼汝坟，伐其条枚。(《诗经》周南第十篇)

(33) 禹曰：“枚卜功臣，惟吉之從。”(《尚书·虞书·大禹谟》)

在秦汉时期，“枚”的用法由名词转为量词，且由专称干状物发展成为泛用量词（游汝杰 1985），但同时名词“衔枚”的用法<sup>4)</sup>至今仍旧保留。这符合语言发展变化的规律，当新的用法产生后，往往要和旧的用法共存一段时间，保持竞争的关系。例如：

(34) 明日将舟战于江，及昏，乃命左军衔枚江五里以须，亦令右军衔枚江五里以须。(《国语》春秋战国)

(35) 吕布诣乘氏城下，叔节从城中出诣布，进先不肯出，为叔节杀数头肥牛，提数十石酒，作万枚胡饼，先持劳客。(《汉末英雄记》魏晋六朝)

(36) 在这十一枚不过方寸的邮票上，一匹匹正在向前奔驰的骏马，有的腾空飞起，有的蹄下生烟，有的回首顾盼，有的一往直前，都仿佛要破纸而出，极富雄劲和力量的美感，令人爱不释手(《徐悲鸿画马记》潘狄 1981年)

例句(34)是衔枚的古汉语用法；例句(35)和(36)是“枚”从古至今都保持的量词用法。

那么，名词“枚”是如何变为量词“枚”的呢？原因在于，古代汉语缺乏量词系统<sup>5)</sup>，大部分以“数词+名词”的形式出现，随着频率的增多，部分名词在隐喻机制的影响下，虚化为量词，出现了2.1提到的两种形式。

“枚”的本义是指树干。就目前语料看来，量词“枚”最早称量的并不是树，而是“枪、狗尸”，例如：

4) 张万起(1998)分析了王力、刘世儒、潘允中的观点后，认为“枚”量词用法应见于汉朝早期，但其仅选取了《墨子》一书中的语料，由于语料的局限性，结果可能并不准确。耿冬妮(2013)认为名词“枚”过渡到量词“枚”过程中必定经历一个名量混用的历史阶段，但并未找到合适的语料来说明量词“枚”出现的最早时间。

5) 李建成(2009)认为“枚”的量词用法泛化动因在于当时语言对量词的需求与量词发展滞后的矛盾，但它在获得迅速发展的同时也失去了范畴化等功能。

(37) 枪二十枚。(《墨子》春秋-墨子)

(38) ……五步积狗尸<sup>6)</sup>五百枚。(《墨子》春秋-墨子)

枪、狗尸都具有 [+长][+圆] 的语义特征, 这说明“枚”在虚化为量词时, 并没有首先选择称量树木, 而是选择称量具备 [+圆][+长] 语义特征的事物。这正如宗守云(2011)<sup>xix</sup> 所说“量词和名词所形成的选择共现关系正是量词范畴化的反映”, 在秦汉之后中几乎所有和“枚”搭配的名词都具备这一特点。例如:

(39) …五色同心大结一盘, 鸳鸯万金锦一匹, 琉璃屏风一张, 枕前不夜珠一枚, 含香绿毛狸藉一铺, 通香虎皮檀象一座, 龙香握鱼二首, 独摇宝莲一铺, 七出菱花镜一笠, 精金区环四指, 若亡绛绡单衣一袭, 香文罗手藉三幅, 七回光雄肪发泽一盃, 紫金被褥香炉一枚, 文犀辟毒箸一双, 碧玉膏签一合。(《全汉文-赵飞燕外传》东汉)

(40) 秋以桐鱼九枚。(《全汉文-御览》东汉)

(41) 成帝时犍为郡於水滨得古磬十六枚, 议者以为善祥。刘向因是上说。(《全汉文》东汉)

直到东汉, 才在语料中检索到“枚”称量树木的语料。例如:

(42) …二千顷以上, 其间邮亭多坏败者。臣前部士入山, 伐材木大小六万馀枚, 皆在水次。愿罢骑兵, 留弛刑应募, 及淮阳、汝南步兵与吏士私从者…(《全汉文》东汉)

而由于可以称量铜镜、夜明珠等一类具备 [+圆][+小] 语义特征得事物, “枚”的范畴化中又包含了 [+小] 语义特征, 从而可以称量玉佩、印鉴、兵符等 [-长] 特征的事物。

我们认为, 这里量词“枚”的称量范围扩大的机制是隐喻机制 (metaphor) 造成的。众所周知, 隐喻是用一个域的结构来对另一个域进行范畴化, 即隐喻是一种概念体系中的跨域映射 (cross-domain mappings)。两个域 (即域源和靶域) 并不形成相关概念的域阵。那么量词“枚”的称量范畴则是这种跨域映射的外在表现, 即隐喻表达 (metaphorical expressions)。

6) 一种守城器械, 见《墨子·备城门》: “狗走, 广七寸, 长尺八寸, 蚤长四寸, 犬耳施之。”

Langacker 和 Haiman (Langacker 1987:4.2.2)<sup>xx</sup> 认为词义具有百科知识的特点, 和概念有关的所有知识都是词义的一部分。那么, 我们认为“枚”的本义树干, 和量词称量义 (即 [+小][+长][+圆]) 的语义特征) 是中心性 (centrality) 与边缘性 (peripherality) 的关系。

“枚”本义为树干, 即该物体的空间形状, 具备 [+长][+圆] 的特征, 那么和它进行比较的其他事物, 比如枪、狗尸, 同样具备 [+长][+圆] 的语义特征, 因此在称量枪时, 树木 [+长][+圆] 的特征就跨域映射到枪上, 产生了隐喻。

同样, 和夜明珠、香炉进行比较时, 他们具备 [+圆] 的语义特征, 此时意味着中心-边缘关系的激活<sup>7)</sup>, 可以为“枚”所称量。此时, 当“枚”可以称量“夜明珠、印鉴”等物体时, 这类物体的 [+小] 的语义特征同时也被激活, 因而扩展了“枚”的称量范围。那么, 其他具备 [+小] 的语义特征的事物, 也会同时被激活跨域映射, 而可以被“枚”所称量。此时, 具备 [+小] 语义特征的事物, 往往同时也具备 [+弱小] 的语义特征, 当该类事物凸显 [+小] 语义特征时, 中心-边缘关系再次被激活, 也可同时被量词“枚”称量。

“枚”在完成名词向量词转化的过程之后, 又是如何与指人名词搭配的呢?

量词“枚”+指人名词的语料在近代汉语的情况, 在检索了 CCL、BCC 和语料库在线三个语料库后, 现将整理情况如下: “枚”在近代汉语中与指人名词搭配的形式可以有“数词+枚+指人名词”和“指人名词+数词+枚”。比如:

(43) 师云: 尔是一枚村夫。进云: 切忌为他安名立字。师云: 村夫有甚么名字。进云: 前言何在。师云: 尔道他毕竟是啊谁。(《大慧普觉禅师语录》)

(44) 有分教: 一枚太尉, 翻为阴陵失路之人; 十路雄兵, 变作赤壁麀兵之客。(《水浒传》元明)

(45) 【归塞北】听老汉说, 行者你大嚏嘘。有女一枚年十八, 有妖一洞号三绝, 将我孩儿撮将去了, 撇下年老志诚的爷。(《西游记》元杂剧 杨景贤)

7) Croft 认为与一个概念的定义相关度越低的域, 在该概念被激活时, 这个域被激活的强度也越低。那么, 我们认为 [+圆] 的语义特征, 是“枚”的边缘域, 同样也是“夜明珠、香炉”的边缘域。当用“枚”称量“夜明珠、香炉”时, 即激活了双方的边缘域, 从而发生了跨域映射, 即隐喻。

有时也会与概数词搭配，例如：

(46) 雨中有小儿八九枚坠于庭前。(《述异记》南朝)<sup>8)</sup>

(47) 如此穷硬汉，村村一两枚。(《贫穷田舍汉》王梵志)

(48) 数日，于庭中忽见小人长五六寸，数百枚，游戏自若，家人击杀。  
(《广异记》隋唐五代)

有时也可以“数词+枚+形容词+指人名词”形式出现，例如：

(49) 诸佛菩萨畜生驴马。庭前柏树子。麻三斤。干屎橛。尔是一枚无状贼汉。僧云。久知和尚有此机要。(《大慧普觉禅师语录》)

“村夫、太尉、小儿、穷硬汉、女、贼汉”，其中“小儿”义指侏儒，具有 [+小] 语义特征；“村夫、太尉（从修辞角度考虑，前句的“一枚”之小之弱，与后句的“十路”之多之强形成对比）、穷硬汉、贼汉”则具有 [+弱小] 的语义特征；“女”既可以理解为女子年纪小，也可以理解为形体弱小，同样具备 [+弱小] 或 [+小] 的语义特征，都可被“枚”称量。

综上所述，古代、近代汉语中，本是名词的“枚”，在隐喻机制下虚化为量词，进而又发展成为当时的泛化量词，称量各种事物，这其中即包括具有 [+小] [+弱小] 语义特征的指人名词。

### 3.2 古代、近代、现代汉语中量词“枚”搭配指人名词的异同

根据前文 2.1 和 3.1 进行，得出以下结论：

近代汉语中，量词“枚”与指人名词搭配情况极少；形式上可以 A 和 B 两种形式出现，数词可以是概数词；语体上属于白话；语义上具备 [+形体小] [+力量弱] 的语义特征。

现代汉语中，自 2007 年以后，量词“枚”指人情况极多；语法上同样可以

8) 张万起 (1998) 认为 (7) 主题怪异，不是真的人，但 (8) “穷硬汉”可以算“枚”可以指人的材料，但并不多见。陈绂 (2002) 认为古近代汉语中“枚”修饰的人只能是人工制作的假人，但并未收入以上例句，仅收入了“有铸铜为人数十枚。(《全晋文》)”一例。通过整理语料，本文认为上述语料皆是量词“枚”+指人名词的现象，但在古近代汉语中出现频率比较低，从 CCL 和语料库在线共搜索到 7 例，所选材料主题也多是志怪小说、佛经和通俗话本。这和张万起的结论基本相同。



出现上述两种形式，但如果指人名词为生活中常用词时，则大多以“指人名词+数词+枚”形式出现，数词一般不会以概数词形式出现；语体上多见于网络用语、媒体娱乐版块和口语；语义上也已失去 [+形体小][+力量弱] 的语义特征，词典的释义也不能涵盖其特点；与其搭配的指人名词大多属于表示人对自身及他人认知评价的认知类指人名词。

可列表格如下：

表 1

	比 较	古代、近代汉语	现代汉语
语法形式	数词 + 枚 + 指人名词	+	+
	指人名词 + 数词 + 枚	+	+
	数词可以是概数词	+	+
语体色彩	白话	+	+
	娱乐媒体及网络语体	-	+
搭配对象	形体小、力量弱	+	±
	认知类指人名词	-	+

有的学者<sup>9)</sup>认为现代汉语中量词“枚”指人现象是古近代汉语的复活，从图表的比较中可以看出，除了语法形式和语体色彩上基本未改变，现代汉语中量词“枚”的搭配对象及其语义指向都和古代、近代汉语有了很大的不同，因此不应算是复活，而应是一种新的拓展用法。

综上所述，古代、近代汉语与现代汉语中量词“枚”搭配指人名词并不是同一种语言现象，古代、近代汉语是由于“枚”虚化为量词时，在隐喻机制的作用下，可以称量 [+小][+弱小] 的指人名词。而现代汉语中，因为新词的大量产生，与量词“枚”搭配的指人名词范围也扩大了，并不只限于 [+小][+弱小] 的指人名词。

9) 曾往(2010)认为古近代汉语中“枚”的使用也为现代汉语的泛化使用提供了潜在因素；吴文婷(2012)在现代汉语中，“枚”多用于书面语，近年来有使用范围逐渐扩大的趋势，呈现“复活”的新现象。

#### 四 指人名词的类型及与量词“枚”搭配的表达效果及成因

本节主要对可与量词“枚”搭配的指人名词进行分类比较,探求“枚”与指人名词搭配的成因。

##### 4.1 指人名词的类型

根据附录统计的指人名词进行分类,根据感情色彩分为褒义、贬义、中性分为三类<sup>10)</sup>,列表如下:

表 2

褒义	21%
贬义	44%
中性	35%

根据语义将其细分成尊敬赞扬类、中性类(非职业身份)、职业身份类、嘲讽调侃类,各类型的指人名词会根据修饰N的形容词成分偶有重合。比如:“好老公”既属于尊敬赞扬类,也属于职业身份类;“苦逼设计”既属于职业身份类,也属于嘲讽调侃类;“妙龄女子”既属于赞扬类,也属于中性类。列表如下:

表 3

尊敬赞扬类	17%
中性类(非职业身份)	31%
职业身份类	30%
嘲讽调侃类	30%

从表格中可以看出,可以与量词“枚”搭配的指人名词各有不同,根据修饰成分不同,名词本身的感情色彩会发生变化,这在语境中也同样会起到不同的表达效果。

10) 陈再阳(2015)认为根据语境,量词与指人名词搭配时,一般是表示消极地评价取向。本文“枚”称量指人名词时,从数据上看已不只限于消极评价,中性、积极均可。

## 4.2 量词“枚”与指人名词搭配的表达效果

从2.1中可以知道，指人名词+数量词凸显的言者（speakers）对指人名词强烈的主观评价义。而量词“枚”在与指人名词搭配形成的A、B两种形式时，还凸显了名词本身的语义特征。试比较：

a: 虽然天后经历过大风大浪，面对男朋友的呵斥也可以很淡定，但她终归是一枚女子，还是痴情的女子，也想得到一份脚踏实地的爱情。（《张惠妹恋小6岁男友：贴钱贴节操贴前途》人民网时尚频道滚动新闻2014年3月17日）

b: 来世，请让我做一枚江南女子，依着云烟，在江南的山水里，静静地熬煮时光。（《来世 请让我做一枚江南女子》百家号信仰之旅2017年10月18日）

c: 女子一枚（百度、谷歌、雅虎搜索引擎均无单独成句的检索记录）。

d: 据时代周报报道，天津西青区一副区长女儿李颖爱，在微博“菝菝笑了”简介栏中，自称“木有上进心，乐于享受，竟然已当娘的，幸福已婚小女子一枚”，且在微博中不断炫富，引起围观，被知情者举报其“曲线”升学，“特招”进入区国土分局。（《副区长为女儿升学就业“以权谋私”不自知更可怕》新民晚报2012年3月5日）。

a形式即前文的A形式，是单纯“枚”与名词“女子”搭配，量词在前，名词在后，表示称量关系，但是这句话的语境中“一枚女子”暗含[+弱小][+可怜]的语义特征，如失去语境，单独“一枚女子”的接受度并不高，检索结果也如同c句一样，并无单独成句的记录；b形式，加入了修饰成分“江南”，凸显江南女子[+细腻][+恬静]的性格特征，句子接受度明显提高；c形式为前文的B形式，“枚”与“女子”搭配，名词在前，量词在后，表主观评价关系，但单独无任何修饰成分的“女子”一词，并无明显的特征属性，因此除在特殊评价语境，或对举时，一般不可独立成句，接受度也是最低的；d形式为加入了修饰成分“幸福、已婚、小”的c形式变化，凸显了[+幸福度高][+已婚状态][+年轻]的语义特征，接受度为四个句子中最高的。接受度可以依次表示为：

d → b → a → c

再比较以下两个句子：

e: 据片方透露, 选择《宠爱》作为《猪猪侠4》的电影主题曲, 除了因为整首歌的旋律充满朝气、青春活力, 更看重了歌曲传递了对亲朋好友一直陪伴爱护的感激之情, 这和猪猪侠里讲述的笨小猪在小伙伴们的陪伴下, 从一枚熊孩子成长为五灵卫拯救世界的故事非常契合。(《‘猪猪侠’4发布主题曲MV 易烱千玺实力“宠爱”笨小猪》人民网动漫品牌企业2016年12月20日)

f: 《像我这样的一枚男子》由北京博艺印刷包装有限公司印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2014年4月第1版, 2014年4月第1次印刷, 也许人的情感就是如此, 在不确定是否唾手可得的惶恐中慢慢地成长起来, 然后才开花结果, 展露出它原本就该拥有的美丽容颜。(《像我这样一枚男子》百度百科)

e: 和f中的名词性成分为未加修饰成分的指人名词, 区别是e句中的“熊孩子”本身即有[+任性][+顽劣]的语义特征, 因此接受度较高; f句中“男子”本身只具有[+男性]语义特征, 其语义特征并不明显, 不足以进行标签化的分类, 但在原句语境中“这样”暗含某种特殊语义特征, 使得整句接受度较高。

再比较下面两个例句:

g: “丁丁妈”就说, 儿子才念幼儿园小班, 远远还没到“做一枚安静的美男子”的年龄, “怕打扰同事工作, 只能带他去食堂, 可怜的娃不得不泡在那里, 一碗面吃了3小时!”(《娃放假家长上班纠结? 得瑟网友: 娶了老师放假不愁》钱江晚报2015年2月10日)

h: 尽管黄磊现在身材略有发福, 但年轻时也是颜值担当的帅哥一枚, 而且难得的是他由内而外散发出的文艺气质。(《黄磊, 一枚演艺圈中稀有的文艺男》百家号2017年7月9日)

g和f中都是量词“枚”与指人名词性短语搭配, g中指人名词性短语为“安静的美男子”, 具备[+安静][+男性][+美丽]的语义特征, f中指人名词为“演艺圈中稀有的文艺男”, 具备[+男][+文艺][+出现几率低]的语义特征。e和f接受度都非常高。

因此, 可以得出结论, 量词“枚”搭配指人名词时, 具有凸显指人名词语义特征的表达效果, 如指人名词本身语义特征明显则可直接以不加任何修饰成分

的形式出现，即“数词+枚+指人名词”，如指人名词本身语义特征不明显，则必须要在指人名词前加上修饰性成分形成名词性短语，即“数词+枚+形容词+指人名词”，或在特殊语境下才能使用。

### 4.3 量词“枚”与指人名词搭配的成因

指人名词自身即是指代具备某一特征属性类型的人群名称。无论是网络、流行指人名词、还是生活常用指人名词，当被指称者被指称名词指称时，即具备了该指人名词的某一特征或属性。比如当某人自称或称呼第三人称为屌丝（网络指人名词）时，往往被指称的人即具备了[+穷][+矮][+挫]或[-车][-房][-钱][-女朋友]这样的语言特征。而当被用生活常用指人名词指称时，往往前面要加上形容词来修饰，有时因为语境关系，可能会有所省略，但从前后文均可推出该指人名词所具备的特征或属性。邢晓宇（2015）认为“评价型‘名+数+量’结构中，名词往往要么本身有评价义，要么有评价型无界形容词修饰，个体量词是量词空位的典型成员”<sup>11)</sup>。比如从语料中检索到的常用指人名词“青年、学生、阿姨、路人”等，一般不单独用“枚”进行称量，而是往往要加上形容词，赋予其独特的特征或属性，即“有为青年、上进青年、大一学生、好阿姨、好心路人”等。而这种特征属性的赋予，即是标签化<sup>11)</sup>的体现。而当使用者使用“枚”称量人称名词时，即是一种对被指称对象进行分门别类的行为。例如：

（50）当然，昨日的张小凡依旧是小可怜一枚，一遍遍演习如何送东西给喜欢的姑娘（师姐），结果师姐没在，去跟喜欢的师兄约会啦。（《诛仙青云志李易峰遭背叛 最好的朋友竟是捅刀最深的人》人民网娱乐频道 2016年8月12日）

（51）明星们纷纷加入了二胎、三胎的生娃队伍中，今年的猴宝宝又添一枚呦！（《姚晨发文力挺宁泽涛 遭网友一众调侃》人民网娱乐频道 2016年4月25日）

（52）这不当初那个肉嘟嘟的小丫鬟，如今在《追鱼传奇》中一改以前的角

11) 引自百度词条，标签化即将某人或某物定型化或者归入某一类，而不是将其视为一个独特的个体。

色风格,扮演了一个活泼善良的女汉子唐心,假小子一枚。(《盘点‘追鱼传奇’黄金配角 李子雄再演奸相》人民网传媒 24 小时滚动新闻 2013 年 8 月 12 日)

例句(50)中的“小可怜”指张小凡被贴了“小可怜”这一标签,凸显其[+年轻][+可怜]的特征;例句(51)中的“猴宝宝”指二胎三胎被贴了“猴年出生”这一标签,凸显[+猴年属相]的属性;例句(52)中唐心被贴上了“假小子”的标签,凸显了[+女性][+男性特征]的特征属性。

众所周知,年轻人及受年轻人关注的娱乐媒体等在使用语言时会有追新求异的心理需求,用量词“枚”的新兴用法来指称人物符合这种心理追求,也可凸显言者自身的语言风格。同时,网络词语、新词语、旧词新用的大量出现,使得指人名词数量激增,种类细化,而量词“枚”恰恰可以强化这些新生指人名词的语义特征,使被标签化的指人名词语义特征更加明显,因此量词“枚”搭配指人名词的现象得以迅速在年轻人的语言中扩散。

## 五 结 语

纵观全文,可以归纳为三点:其一,量词“枚”搭配指人名词时主要有 A、B 两种形式,这与量词“个”“名”“位”搭配指人名词的形式基本相同,其中量词“名”“位”与指人名词搭配时 B 形式较少<sup>12)</sup>。同时,四个量词的搭配对象指人名词范围并不一致,凡是可与量词“枚”搭配的指人名词均可替换成量词“个”;地位较低,比较贴近群众生活的指人名词可以与量词“枚”进行搭配;地位较高,比较正式的指人名词则大多只能与量词“名”进行搭配;书面语体中,指人名词多与量词“位”搭配,娱乐媒体、网络语言中指人名词则多与量词“枚”搭配。从附录中也可以看出,与“枚”搭配的指人名词多是来自网络用语,流行语和已进入生活口语中的部分指人名词,这些指人名词在不同语体中可以分别使用传统量词“个”、“名”和“位”进行替换,因此决定量词“枚”与何种指人名

12) 通过检索语料,附表生活中可用的指人名词中,B 形式有 A 形式没有的占 82.1%,A 形式有 B 形式没有的为零,也就是说,“枚”与指人名词搭配时,B 形式使用较多。

词搭配的主要因素是语体差异，正式的书面语语体仍大多使用传统量词与指人名词搭配，娱乐媒体、网络语体及与其相似的网络用语，以及具备时尚新潮特征的娱乐媒体则使用量词“枚”与指人名词搭配。同时，使用量词“枚”可以使指人名词表示强烈的主观评价义，这是其他传统量词所不具备的。其二，古代、近代汉语和现代汉语的量词“枚”搭配指人名词虽然形式上相似，但是现代汉语中“枚”搭配指人名词并不是古近代汉语的复活，而是一种新的语言现象。其三，量词“枚”在与指人名词搭配时，有凸显指人名词的语义特征的表达效果，由于现代生活中大量新兴指人名词出现、细化并分类，量词“枚”的使用这是一种标签化的体现。这恰好符合当年轻年人追新求异的心理需求，同时由于网络平台的存在，使得类推泛化速度加快，量词“枚”的新用法得以进入我们的语言生活。

## 附录

### 语料库检索可与量词“枚”搭配的指人名词

分类图表如下：

网络、流行指人名词	发烧友、吃货、猛男、型男、帅锅、靓仔、潮人、帅哥直男、2B弟弟、奇葩、暖男、外星王子、异人征服男、虎人、正太、直女、靠谱男、骚年、男蜜、正姐、文艺男、铁塔控、剩女、小盆友、小米虫、柯南迷、潮妈、越狱男、萝莉、小清新、多情男、小森女、路痴、娇羞女、制服控、食草植物、小受、踏实男、小娘炮、苦菜花、优质男、熟女、弱受、求饭哥、毒舌、欧巴、傻缺、小娘人、纯良男、剩女、越苏党、宅基、肌肉男、数字控、美妞、粉丝、剩男、天然呆、优质执事、技术流、小河粉、辣妈、牛姐、刁女、天然傻、散粉、矮丑穷、机务男、家居型T、鸟人、脑残、深沉男、钱鬼、娇女、公关男、西瓜妹、地陪、优质娘、菜鸟、脑残粉
生活可用指人名词	妹子、假小子、杀手、男青年、猛男、好汉、靓仔、孤家寡人、胖小子、帅哥、好老公、美人、好男人、好人、不良少女、演员、自恋狂、贱人、邪教成员、光棍男、花姑娘、傻逼、傻阿姨、独生女、女友、单身MM、初级病患者、小爷们、同伴、傻瓜、有为青年、丫鬟、美少女、苦逼留学生、流水线工人、弱女子、少妇人、少男、知己、名媛、精致女子、哥哥、懒鬼、不知名摄影师、妙龄女子、花痴、黑丝秘书、路人、小王子、餐厅服务生、知心姐姐、小子、普通人、混血儿、新人、师父、牛人、超人、臭美姑娘、北外女、贤惠女生、硬汉、可怜孩子、处女座男子、老中医、乱世佳人、俗人、收养人士、强迫症患者、傻子、闲人、大妈、懒蛋、伪君子、白痴、好老师、贴心小棉袄、嗜酒少女、宝岛友人、魔鬼老师、色男、帅大叔、偶像、学姐、

	人民警察公务员、小组成员、禽兽、拜金女、厂花、实习生、会安卓的同志、缺心眼、猪头、才子、寡妇、干爹、部长夫人、回族小伙儿、巨人、傻大姐、法学院学子、正面人物、美妞、粉丝、穷光蛋、观光客、寝室长、刺客、女婿、秃驴、罗汉、民工、打杂小妹、研究生、瘦子、苦逼设计、大一学生、小人、败家子儿、弱女子、实习生、文盲、教师、怨妇、姐夫、双鱼、采花大盗、倔犟子、超好的路人、精神科大夫、摩登女郎、酒鬼、泰晤士河边的小女孩、小鬼、杂志社编辑、医生、弄潮儿、少妇、男朋友、女鬼、小桃红、精华代表、情人、考研女、京片子、游民、白羊、神经病、老婆、老公、插画师、金融人士、弱女子、土包子、高中学长、穷大一、贵公子、战争贩子、恶少、
兼类词	猛男、帅锅、帅哥、小盆友、粉丝、妹子

## 参 考 文 献

- <sup>i</sup>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 现代汉语词典 [M]. 第七版.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6.886
- <sup>ii</sup> 李行健等. 现代汉语规范词典 [M]. 第三版.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14.895
- <sup>iii</sup> 游汝杰. 汉语量词“个”语源辨析 [J]. 《语文研究》1985 (4)
- <sup>iv</sup> 陈绂. 从“枚”与“个”看汉语泛指性量词的演变 [J]. 《语文研究》2002 (1)
- <sup>v</sup> 叶桂柳, 刘炎飞. 从“个”和“枚”等三对量词的历时演变看汉语量词发展的机理 [J]. 《玉林师范学院学报》(1)
- <sup>vi</sup> 李建平, 张显成. 泛指性量词“枚/个”的兴替及其动因——以出土文献为新材料 [J]. 《古汉语研究》2009 (4)
- <sup>vii</sup> 王晓蕾. 量词“颗”、“粒”、“枚”的比较研究 [D]. 中国海洋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10
- <sup>viii</sup> 耿冬妮. 浅谈量词“枚” [J]. 《参花 (文化视界)》2013 (2)
- <sup>ix</sup> 张万起. 量词“枚”的产生及其历史演变 [J]. 《中国语文》1998 (3)
- <sup>x</sup> 张义. 汉语通用量词“枚”与“个”的嬗变 [J]. 《淮北煤炭师范学院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 (2)
- <sup>xi</sup> 曾柱. “枚”的扩张 [J]. 《语文建设》2010 (10)
- <sup>xii</sup> 田甜. 网络流行语二则 [J]. 《剑南文学 (经典教苑)》2012 (11)
- <sup>xiii</sup> 高佳. 网络文化中的新闻语言探究 [J]. 《芒种》2012 (12)
- <sup>xiv</sup> 吴文婷. 从认知角度看量词“枚”的语法化与复活 [J]. 《现代语文 (语言研究版)》2012 (6)
- <sup>xv</sup> 卢鑫莹. 汉语个体量词语义泛化的认知机制 [J]. 《五邑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2012 (5)
- <sup>xvi</sup> 储泽祥. “名+数量”语序与注意焦点 [J]. 《中国语文》, 2001 (5)
- <sup>xvii</sup> 陈夏瑾. “名·数·量”结构的主观化研究 [J]. 《现代语文》, 2015 (5)



- <sup>xviii</sup> 陈再阳. 现代汉语数量短语的指代功能及相关构式 [M], 学林出版社 2015.132
- <sup>xix</sup> 宗守云. 量词范畴化的途径和动因 [J]. 《上海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 (3)
- <sup>xx</sup> Langacker, Ronald W. Foundations of Cognitive Grammar. Vol I : Theoretical Prerequisites[M].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 <sup>xxi</sup> 邢晓宇, 文旭. 现代汉语“名+数+量”结构的形态表征及认知理据 [J], 《西安外国语大学学报》2015 (3)